

守望爱情

守望爱情

第十四章

一连数日，许白黑夜夜凌晨两点才回家。他开始注意穿戴，早晨外出前要对着穿衣镜左顾右盼地搭配衣服。

我决定同他谈谈。我不能腹背受敌。

“许白黑，你近期为何性情大变？”

“小戈，我不明白你的话。”

“不明白？别再当我是傻瓜，我知道你去见谁。”

我向他亮出那张报纸。

聪明人转弯甚快，且懂得先发制人。

他说：“小戈，我已将她视为妹妹，你不要多心。”

兄妹？骗鬼去吧。男女之间若有过那种关系，只怕十八世后相见也难免心头暧昧。有些情人分手后，不停地向人宣称我们是朋友，我们如兄妹，不知说这话时脑中有无浮现对方于枕上之妙态。分明是此地无银。

“许白黑，你不要把我当成三岁的孩子，若要我相信你的话，拿出事实来证明。”

我心中不是滋味。他不肯对我解释清楚，可见那女人在他心中地位特殊。

家中匿名电话不断，我一说话对方便会挂了。

我去商场买回带来电显示的电话。匿名电话终于消失。

我担心许白黑就此走上婚外恋的歧途。我们两人开始冷战，我搬到黑熊的婴儿房去睡。许白黑说我是“自寻烦恼”，我也懒得应战。

他终于投降。

他对我说：“小戈，心底无私天地宽，我问心无愧。”

“我懒得再听你们那点破事。”

“我们之间清白得很，跟你想像的不同。”

“不同？你夜夜两点归家，难道你们只是端坐着谈国家大事？”

“小戈，我们大多在咖啡厅聊天。”

“许白黑，你将她安置在哪幢房中居住？”

他说：“我名下有几幢房产，你清楚得很。我并没有

刻意隐瞒你。”

“你不怕我找上门去对她放飞刀?”

“小戈，你不会。我很清楚你的为人。”

我气馁，我的确不会，我根本懒得见到那女人。

“小戈，我不会让你心有芥蒂，我会安排她来家中小坐。”

“啊?”

“我让她来见见你，如此你可会放下心来?”

“许白黑，你吃错药了!”

“我没有。我不想跟你冷战下去，而你又不相信我，这是惟一的办法。”

“她怎么肯来?”我叫道。

许白黑停顿一下，方道：“小戈，她会来。我提的要求，她永不会拒绝。”

我语塞。

我亦是女人，我懂得她对许白黑的心。扪心自问，我做不到她这一步。或许，她远远比我挚爱许白黑。

“许白黑，如时光倒退一百年，我会劝你将她一并

娶了。真心话。”

“不得胡说!我许白黑不是那种多心多情的男人，我一生只能对一个女人负责，多了我吃不消。”

“那你尽管去尽地主之谊吧。我不会再吃醋。”

“小戈，你非一般女子。”

“你敬我，我自会敬你。我最恨隐瞒和欺骗。”

他微笑：“还与我分居?”

我又乖乖搬了床褥回卧室。他是个有主见和负责任的人，他不见得敢接受倩影的一腔深情，因为他怕回报不起。

所谓有贼心没贼胆也。

许白黑告诉我：“小戈，邱小芸要离开公司了。她要请我们吃个告别餐，你六点钟下楼来，我派司机来接你。”

“你自己不能来?以前都是你亲自来接我。”

“小戈，自成立集团公司后，我仿佛进了时光隧道，很难得有供自己支配的时间……”

唉!悔叫夫婿觅封侯。

我现在宁愿存折上的数字呈直线下降，只要能得回许白黑的时间。

“小戈，你找找看家中有没有什么合适的礼物，明天送给她做个纪念。”

“她不是干得好好的吗？为什么离开？”

“她要 and 男友一起到另一个城市去创业，也许这地方有太多回忆……”

“她有男友？干什么的？”

“我没见过，她说是画画的。”

邱小芸今生注定要与画家纠缠不清，走了一个梁志君，又来了另一个拿画笔的。

“许白黑，他们是否会结婚？”

“她说一离开这里就会结婚。”

“人家又结婚又创业，咱们不如送个红包算了。”

“小戈，那样没有人情味。”

“那我明天去买一套文房四宝送给他们吧。”

“再买些东西给邱小芸，她是个不错的女孩子。这样吧，就送她一条珍珠项链吧。”

“许白黑，你对她似是十分不舍。”

“她很能干，她这一走，我还得登报招翻译。”

我问：“你有没有像当年对我那样，补足她三个月的工资。”

“真是知我者我妻，他们创业需要钱……”

邱小芸在一家五星级酒店宴请她的恩人兼领导。

见到我们，她立即起身相迎。

“许董，许夫人，快请坐。”

她笑容明朗，脸上见不到一丝阴影，她确是重生了。

许白黑问：“邱小姐，你男友不来？”

“他今日是最后一天上班，说要到下班时间才能离开，就快了。”

看来是个负责任的人，连最后一天的工作都不马虎。邱小芸苦尽甘来。

我拉过她的手：“小芸，好好珍惜未来。我和许白黑衷心祝你生活幸福。”

她眼角闪过一丝泪光：“许夫人，我的一切都是许董

所赐，我永世不会忘记……啊，他来了。”

我循着她的手指望去，惊得合不拢嘴。

这个世界太细小。

她的男友是李日。

李日见到我也是目瞪口呆。他说：

“岳小姐，没想到你就是许夫人！”

我与他握手：“李日，我为何每次见到你，都是在你辞职的时候？”

我将那次到《城市空港》杂志社求职的事讲给大家听。李日说：“怪不得后来跟岳小姐联系不上，原来你已嫁给许总，搬入豪宅了。”

“哪里哪里，我们家不是豪宅，普通得很。”

邱小芸捧着餐单，非要许白黑点菜。

我悄悄问李日：“你是否知道一切？”

他说：“是，我珍爱小芸。”

我又问：“你为她而离开承恩画廊？”

他笑了，答我：“许夫人，并不完全是。承恩画廊的业务已成一团乱麻，我一人回天无术。还有其他的原因

，我相信许夫人都已清楚。”

我当然清楚，他爱邱小芸，自然就不能再为梁志君工作。

我压低声音问：“梁志君是否知道你跟小芸……”

他淡淡地：“他不知道。他已被那个女人弄成一具木偶。”

许白黑问李日：“李先生准备带小芸到哪里发展？”

“我们准备回老家开一间画室，我卖画，小芸可替人翻译资料，估计生活不成问题。”

许白黑向他举杯说：“我这杯酒先祝你们恩爱长存。你要爱护小芸。”

“许董，你放心！我这杯酒敬你对小芸的大恩！我们的画室已起好名字，就叫念恩坊。”

“祝念恩坊日益兴隆！”

我们四人碰杯。

李日打开一轴画送给我们，他说：“这是我和小芸送给许董和许夫人的一份心意，请你们收下。”

那是一幅横宽三米的巨幅国画，画面上是一望无际

的碧海蓝天，碧波滚滚，似扑面而来，淡蓝的天际有半轮红日正从海面升起。画的右上角题着一行小字：“敬呈许白黑伉俪清玩”。下面是李日的几枚印章。

平心而论，李日的画功比梁志君气势宏伟，以画论人，他是个心胸广大的人。

许白黑站在几米外细看，赞不绝口：“李先生画功不凡，日后定有大作为。我和小戈会好好珍藏此画。”

邱小芸说：“许董，李日画的这幅《碧海旭日图》还有另一层含意。我们会永远记得许董的如海恩情……”

李日接口：“正是，小芸原想将此画题为《恩深似海》，可我觉得越重的感情越要珍藏在心里，所以没写。”

邱小芸的后半生不会不幸福，这一表斯文的李日是个懂情重义的大丈夫。

没有几个男人能接受自己的妻子有那种经历，可他能。他的心胸像这画上的海洋一样广阔。

许白黑对他伸出手来：“李先生，我愿与你交个朋友。”

“与许董为友是我李日的荣幸。”

“叫我许白黑吧。希望以后能有时间同小戈到你们的家乡玩上几日。”

“我们永远欢迎。只是我们家乡在西北的县城，目前尚不发达，怕你们不习惯。我们可陪你们去阳关游览，古人说‘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折柳唱别歌’，那地方值得一去……”

他二人仿佛一见如故，推杯换盏地大谈起西北风光。

我问邱小芸：“你已彻底忘掉那个人？”

她点头，但她的目中还有留恋。

没有哪个女人能真正忘掉刻骨铭心的初恋。

她说：“我会做好李日的妻子，永不令他蒙羞。”

哈哈，这话同我当初对许白黑说的一样。

我同她亲近起来：“小芸，我很喜欢你。”

“许夫人，我也有同感，并不因为你是许董的夫人。”

“叫我岳小戈。”

“是，小戈姐姐，我喜欢你的性格。”

不对，她喜欢我就如同我喜欢她，我们都曾经被男人背叛，这份相似的惨痛已渗透到我们的骨血和性格中去，只是她不曾察觉。

“小芸，希望我们还有机会再见。”

“会的，小戈姐姐，我们有缘分，有缘分就有明天。”

我嘿嘿笑，西北人都相信缘分和明天，十年前的他曾给我留言：“若有缘分，相信明天。”今天的西北姑娘邱小芸又说出同一番话。

“小戈姐姐，我……”她似欲言又止。

“小芸，有话直说，啊？”我拍她后背。

她终于说：“我不是个多事的人，但我喜欢你，而许董又是我的恩人，我希望你们可以快快乐乐地生活下去，你……你应该多关心一下许董的公务。”

她说得含蓄，但我却明白了。

我问：“是不是有个美丽非凡的女子常到公司去‘关心许董的公务’？”

她轻轻点点头。

我的心又沉下去。看来倩影要跟我打全方位的持久战。

吃过饭，我和许白黑将珍珠项链和文房四宝赠与他们，便告辞离席。

邱小芸忽然拉住许白黑。

她给他深深地鞠了一躬。

我回到家“刷”的一声撕掉今天的日历。

许白黑问我：“明天的日历上怎么画了一个红叉？”

“因为，明天是我复仇的日子。”

他当我胡言乱语，根本不加理会。

第二天下午三点，我打电话约清扬，嘱她立即出门见我。

十五分钟后，我又将电话打到她家，正是梁志君接的电话。

我紧张得手脚冰凉，只得怀揣了几把飞刀压惊。

赶到约会地点已是四点钟。

“小戈，你从不迟到，今天怎么回事？”

“清扬，我打了一个电话安排一些事情。”

清扬专注地看我：“你怎么脸色铁青，是不是许白黑跟那个戏子……”

“清扬!不要称人戏子，太难听。”

她动容：“小戈，我不能容忍这件事，我要去找那个女人理论一番。”

我说：“清扬，有件事我计划了很久，走火入魔般不能自抑，我今日要做个了断。”

“小戈，我支持你，对那女人根本无需手软。”

“正是!我绝不会手软。”我看表，“清扬，我想去你家中坐坐。”

“好啊!”她拉我，我抽回手。

她问：“小戈，你怎么一手冷汗?”

“我紧张，怕那女人杀了我。”

“你会飞刀，怕她什么?”

说得对极了。

她打开家门：“咦，梁兄怎么出去了?”

“你怎么知他出去?”

“他的拖鞋在嘛。”

梁志君是个细心人。

她走到阳台张望。我打量她的家，我的眼睛死盯着那间储藏室的门，门缝下渗出黑白相间的光影。

“清扬，你坐下，我有话说。”

虽已默默演习了千遍，我此刻仍觉嗓子发干。

清扬为我端来茶，她说：“你怎么声嘶力竭的，先喝杯茶润润口吧。”

她取出梳子梳头。

她站在我面前迎着如血的残阳一下一下地梳头。

那长发左右摇摆，纷纷扬扬，像水波一样晃来晃去……

我胸口针刺一样痛。

我看牢她，缓缓开口：“清扬，十年前的今天，当你从他的床上爬下来时，你也是这样梳头的吧？”

她僵住。

梳子跌落地上，很清脆地响了一声。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就是今天，十年前的今天，我

推开他的房门，他胸膛上覆着一头长发。清扬，那长发是你的。”

她脸色苍白，似戴着面具。

“小戈，我，我……”

“你不舍得我？别来这套了吧！那日你抢先一步，你们先喝酒，之后你终于爬上他的床，对不对？清扬，告诉我，当你与他滚倒在那张床上时，你们可有想到我。”

她声若游丝：“他那时叫我‘猫儿’。”

我笑得溢出眼泪：“太荒唐太荒唐，我的朋友因着爱我，竟爬上我爱人的床；我的爱人更加妙，他与我的朋友睡觉时还想着我，一下了床却马上抛弃我。”

“小戈，我也不好过啊！十年来日日担心被你发现，似欠下你永世还不完的债。一见你伤怀，我就后悔得想死……”

她掩住脸，无声地哭。

我冷眼看她做戏：“后悔？你这种蛇蝎心肠的女人也会后悔？不不，你才不会后悔，你若真后悔，早该告诉

我真相；我整整做了十年的噩梦，清扬，却原来是拜你所赐。”

她脸上泪痕狼藉。

“小戈，我不敢说，我怕你恨我……”

她的声音颤抖如舞台上的戏子。

“清扬，你根本不配。”我斜斜地瞄着那墙上的挂毯，两只蝶仍在灿烂地飞舞，“祝清扬，你令人作呕，告诉我，邱小芸乳房上那道缝了二十四针的伤痕是怎么回事？”

她目光发直，似遭催眠。

“我花了钱，叫人去恐吓她……”

“但梁志君仍不肯要你，于是你去撞车，对不对？你根本就没有怀孕，你收买那个医生来骗我们，你要叫梁志君终生抱愧，对不对？”

她缩成一团，抖得如秋风中的落叶。

我继续说下去：“你还不甘心，你怕以后有了孩子会分去梁志君的心。你要一生一世地独霸他。于是你叫那个医生为你做了绝育手术，却骗我们说是因为车祸流